6月30日，星期四，美国人Rian Dundon，在长沙呆的时间超过两年。要等朝晖，两周后能给孩子家备长沙的照片。

看到瑞恩，我就想起了《拯救大兵瑞恩》。但这两个瑞恩应该没有关系。
瑞恩是美国人，他在长沙的工作是拍纪实性摄影作品。他想花三到五年的时间，
拍一组“我眼里的中国”，主要拍摄地点就是长沙。

这个瑞恩手里拿的是相机，不是枪

文/周茂 图/李林兮

瑞恩是在长沙的美国人。他高兴起来，喜欢“走海路”，两只毛茸茸的手臂像蟹螯一样大幅度前后摆动。弹钢琴般的两只脚，跨度很大，且蹦蹦跳跳。

瑞恩最常坐的交通工具是电动车，但他有时候分不清哪些是可以载人的电动车诈骗，哪些是骑电动车的市民。

认识瑞恩是在一次饭局上。一个每文身的朋友带过来的，当时瑞恩刚在右手手臂上文了一只蝙蝠。瑞恩说，他几年前来长沙是跟女朋友一起来的，后来女朋友回美国，他却留下了，他说“长沙偷走了我的心”。

瑞恩在长沙的工作是拍纪实性摄影作品。一只很便宜的胶片相机。一个镜头。走到哪里，拍到哪里。

瑞恩说这是一组想法很大的作品。叫做“我眼里的中国”，准备花三到五年的时间来完成。主要拍摄地点就是长沙。

长沙在他看来，比北京和上海更典型，更有中国味道

32岁的瑞恩，是来自美国加州的摄影师。2003年，瑞恩毕业于密林斯顿大学，之后一边在亚乡餐馆打工，一边拍照。因为他的摄影作品是产声的艺术创作，弗莫这门手艺，无法养活他。

那几年，瑞恩了解到，加州监狱里的罪犯人数，是美国最多的，而且十个从监狱里出去的犯人，有七个会回来。因为他们很难找到工作，不容易生存。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。

于是瑞恩跟踪的读了一个跟贩毒被监禁5年后出狱的男人。他有一个女朋友和两个女儿。小的一岁，大的五岁。他出狱后，靠女朋友打工维持生活。因为穷，很少吸毒，不过一旦有了点钱，就会买最便宜的毒品。

瑞恩跟拍他一年多，每天也睡觉前几乎都是身无分文，不知道第二天起来后该干些什么，是不是又要去卖一些毒品，他不知道。

瑞恩把这一组黑白照片用笔记本电脑放给我看，照片都是那个男人生活的场景，带女儿玩耍，在家无聊发呆等等，还有他吸毒的照片。我一边看，瑞恩一边用中文慢慢的告诉我这个人的事情，碰到卡壳的词语，他会从包里掏出英汉词典来翻看。

2005年，瑞恩的女友大学毕业，拿到了来吉首大学教英文的资格。女友问瑞恩要不要一起去，瑞恩就一起来了。到吉首后，瑞恩觉得很新奇，眼前看到的跟他在美国了解到的中国完全不一样。他说，在美国看报刊杂志，说中国人现在很有钱，城市里到处是高楼大厦；而内地农村就是另一个极端——非常贫穷，仍然穿着灰绿色的军装，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。但瑞恩发现，他看到的中国两者都不是，既不是这个，也不是那个，而且每个人都不一样。

瑞恩拿起那台尼康F3胶片机，一年内在吉首拍了几百卷胶卷，专拍年轻人，主题为“当代中国年轻人文化”。

一年以后，女友的中国工作宣告结束，回了美国，瑞恩却留下来，继续拍照片。瑞恩说，女友需要的是舒服安全稳定的工作，而他自己，则喜欢自由。两此半年后，他们分手了。

然后瑞恩来到了长沙。长沙比吉首大，不过仍然是内地，各色看来，比北京和上海更典型，更有中国味道。

至于为什么喜欢长沙，瑞恩说，可能是因为长沙的饭菜好吃，长沙人普遍比较热情吧，他在长沙交了很多好朋友。

现在有谁还用胶片拍照的吗？这也太不方便了吧！

2010年，冬湖南大学教了两年英语后，瑞恩为了以后能回美国教书，在加州大学读研究生。他本来准备读新闻记者专业，但他觉得记者的工作节奏太快，每天，或者每周要出作品，而他希望能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来拍摄一样东西。于是选择了“社会记录”专业，有大量的时间来中国拍社会记录摄影作品。

瑞恩一直坚持用胶片机摄影。他说，一是因为胶片拍出来颗粒性好，有质感。二是他觉得节奏会比数码相机慢一点。他每次拍很多卷胶卷，洗出来后放在那里，过一段时间后再看看自己拍的是什么，然后进行编辑和整理，从中挑一小部分出来。比如有一天下午，我带他在长沙火车北站拍了五六卷胶卷。他说可能最后只会从中挑选一到两张。

瑞恩认为现在很多玩单反数码相机的摄影爱好者，太急于求成，拍完自己拍的照片，晚上就发到网上去了。

至于用黑白胶卷的原因，他是想让别人不知道照片拍的是30年前还是现在。模糊时间的概念；同时，他也喜欢让人晚的身份不那么明确。比如他在西长街拍过一个带羊的年轻人，站在街边，穿得很时髦，看起来就像刚从400米跑吧里出来的摇滚青年。

瑞恩说，他希望他的作品看起来不是那么简单，“我不要别人一看就说，嗯，长沙是这个样子，应该是一些疑问。这个人是谁？他在想什么？长沙为什么这么快？我的照片永远只是在问问题，而不是教别人什么东西。”

瑞恩拍摄的长沙人，都是他的朋友，或者朋友的朋友。有时候也有陌生人，不过瑞恩会在拍照之前跟对方搭话，说说话，让对方感到他是真诚的，没有任何威胁，这样才能感到舒服，放松下来。

不过也有碰到钉子的时候。偶尔会有人不仅拒绝拍照，还说他是美国派过来的间谍。瑞恩感到很冤枉，他说：“现在有间谍还用胶片拍照的吗？这也太不方便了吧！”

也许因为中文说得不太流利，瑞恩工作时话不多。连续两天，我带他在长沙拍照，他都只是在旁边静静地看着，听着，并跟随神起手中相机，休息的时候，他还是会开开玩笑。有一次我说我的打火机“always gone”，他就说：“可能是有一种看不见的小人，在我们美国跟来跟去，专门偷打火机的。”

瑞恩刚刚注册了微博，不过他不喜欢把自己拍的照片发到网上，之前他跟拍冰冰两过一年，拍了一组她的真实生活照片，放在网上被很多人“偷了”。

在几天前我请他吃饭时，瑞恩问我把他拍长沙的一些照片要在《南报周刊》上，只不过，他对不能让编辑作任何修改或裁剪，他说他的照片在美国杂志上刊登，经常得到这样的待遇。“Fucking 编辑”，瑞恩说起森林，笑着对我说。

西长街卖陶的人，社会的熙熙攘攘了他的脸，他还是一个老实，憨厚公社的了。

「这是记录长沙的一组同名纪录照，是美国瑞恩的大学毕业要拍摄的作品。我跟过其中一个要求，他带人不，不要，一点都不要脸。

湖南大学学校校园舞蹈。摄影。

我看到的长沙

“有人说我拍的是‘真实的中国’，不，我拍的就是我看到的中国。我看到的长沙，我看到的长沙跟别人看到的长沙，不一样。这张照片拍的是这张长沙人，也是拍的我自己，照片一半是他们的，一半是我的。”

“这一张照片是我自己用过胸部以选出来的，我认为都有一种长沙味道，感觉是好像是说一个故事，什么是长沙味道？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沙味道，共同的是，长沙人很热情，很真诚，可能没什么钱，但ktv还是会生活。”

“这是我2007-2008年期间在长沙拍的作品，是这拍的几百卷胶卷还没洗出来，长沙真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，在湖大，可以同时看到三个个人一起共照片。没有人用，现在人们都是用数码相机了，但我还有时间去洗，我在长沙一天，就要拍一天，下个月我要回美国，把照片洗出来，明年春节我还会来长沙，有可能的话，我想一直来在这里。”

作者：Rian Dundon

图为在拍摄的过程中被问到了Fpone，很熟悉的长沙味道吧，上海知道了吧没有吗，他有什么都可以行的话。

在一张还没有工作的橱窗里，一位年轻人的侧面，这是一个民工的侧面的人在这边玩耍来来。

两位朋友在这里吃着面，他的手臂的纹身，也在来，这不是一个玩笑。

4000米跑吧里的摇滚演出。那时候4000还在兴旺，很小的一个地方，很热闹。

2008年冰灾的时候，芙蓉广场。

2008年1月1日，金江边拍摄的照片人。

河西长沙的一个红平户，他说他的第二天，这房子就拆了。